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波
1065
二



遍照發揮性靈集第三目錄

勅賜屏風書了卽獻表并詩

和尚中壽感興詩并序

奉謝賜綿兼詩詩并表

贈伴按察平章事赴陸府詩并序

與新羅道者化來詩并狀一首



與張司馬書外來苦教大一首

勅。賜。屏。風。書。了。表。并。詩。

昧。尚。中。善。遇。與。苦。教。

蘇。觀。風。書。了。表。并。詩。

蘇。觀。風。書。了。表。并。詩。

遍照發揮性靈集便蒙卷第三

勅。賜。屏。風。書。了。表。并。詩。

文選註。善。日。表。二。主。已。前。謂。之。敷。奏。至。秦。并。天下。改。爲。表。六。國。及。秦。漢。兼。謂。之。上。書。至。漢。魏。已。來。都。日。表。進。之。天。子。稱。表。進。之。諸。侯。稱。上。疏。魏。以。前。天。子。亦。得。上。疏。可。字。下。當。有。卽。獻。二。字。

沙門空海言去六月二十七日定殿助布勢

海將五彩吳綾錦緣五尺屏風四帖到山房
來奉宣聖旨令空海書兩卷古今詩人秀句
者忽奉天命驚悚難喻

職原曰王殿寮掌殿上殿下洒掃事耿唐名尚舍直長六位諸大夫任之布勢姓海名也吳綾吳國所出之綾也褶直詩竹鋪不涴吳綾襪是也釋名曰屏風障風也古者晨之遺象也梁簡文帝答蕭子雲書曰得所送飛白書練屏風十牒牒帖音義同唐書目藝文志曰古今詩人秀句二卷悚懼也

空海

聞物類殊形事群分體舟車別用文武異才
若當其能事則通快用失其宜雖勞無益

謂萬物總動植器用事謂庶事罄功用才能群亦猶類體謂體勢也劉公幹詩曰兼燭八紵內物類無偏頗劉子曰方圓殊形舟車異用也隋煬帝詔曰軍國異用文武殊用莊子曰今斲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

空海元耽觀牛之念

摩訶般若經曰菩薩摩訶薩觀身四大作是念譬如屠牛

父絕返鵠之書

師以刀殺牛分作四分已若立若坐觀此四分菩薩摩訶薩亦如是行般若波羅蜜時觀身四大釋論曰以眼見事凡所不見故說譬喻牛即是行者身屠兒即是行者刀是利智惠即是破身一異相屠者觀牛四分更無別牛亦非是牛行者觀身四大亦如是白氏六帖曰驚鸞返觴并青勢也

達夜數息誰勞穿被終日修心

何能墨池達通也法界次第曰數息門攝心在息從一至十名之爲數行者爲修方無漏真法先須調心入定欲界鹿散難攝非數不治從一至十鹿亂靜息心神停住是爲入定

之要穿被墨池皆謂學書太平廣記曰魏鍾繇字元常精思學書臥畫被窓過表如廁終日忘歸出筆陳圖又晉書評晉書曰人非書豈謬對張伯英臨池學書池水盡黑

漢主之邸欲辭不能強揮龍管

書史會要曰東漢曹喜字

仲則扶風人建初間以善篆隸名篆少異於李斯而亦稱善嘗有述筆論傳于世漢書註師古曰漢制郡國朝宿之舍在京師者率名邸邸至也言所歸至也今言邸者猶言殿漢鼎龍管筆也指筆仙潛確類書曰晉高士不顯名每夜作筆曉闔戶以竹筒置壁外買者

投錢其史筆自躍出人謂筆仙古人筆論云書者散也非但

以結裹爲能必須遊心境物散逸懷抱取法四時象形萬類以此爲妙矣蔡邕筆論曰書懷抱任情恣性然後書之若迫於事雖中山兔毫不能佳也結裹謂字畫固正矣太平廣記曰鍾繇每見萬類皆書象之從是故蒼公下至感物而作也並叙遊心境物法四時象萬類

之類是故蒼公風心擬鳥跡而揮翰上少意

氣想龍爪而染筆

許慎淮南子註曰蒼頡始

視鳥跡之文造書契書史

會要曰蒼頡黃帝史亦曰皇頡姓侯剛氏首四目通於神明又曰王羲之字逸少曠之子官至右將軍會稽內史議辯以骨鯁稱善篆隸行艸飛白隸艸爲今昔之妙然其得名乃專以艸聖羲之游天台還會稽山上洞庭題彩蛇字起唐綜蟲書發秋婦會要曰唐終一

魯人夢蛇繞身寤而狀之作蛇書蕭子良古今篆隸文體不得其本曰蟲書者實蠶書也魯秋胡之妻所作也

軒聖雲氣之興務仙風圭之感

古今篆隸文體

曰雲書者

軒轅之時，卿初學記雲常見其體，郁紛爲書記。諸也。又曰：倒薤篆者，仙人務光之所作也。務光辭湯之禪去，往清冷之陂殖薤而食，輕風時至，見其積葉交偃，而爲書以寫紫任三卷後，遂有遊人得之其室。會要等文宇志

諸書皆稱倒薤，今表作韭。

蓋薤形似韭，或轉寫誤矣。

垂露懸針之體鶴

頭偃波之形，篆隸文體。曰垂露書。漢郎中扶風曹喜爲之。王愔文字志曰：垂露書如懸針而勢不遒勁。阿那若濃露之垂露，故謂之垂露篆隸文體。曰懸針書。曹喜所作。

以題五經篇目，纖抽其勢，有若針鋒者。文字志曰：懸針小篆體也。字必垂畫細末，纖直如懸針故謂之。懸針會要曰：時有鶴頭書。偃波書俱招版所用。又謂之尺一簡，髮鬚鶴頭故謂之。鶴頭書其偃波書節招版告下。鶴頭纖亂者也。狀若連波，故謂之偃波。篆隸文體鶴書，朱賈所作。鶴音與鶴同。

麒麟鸞鳳之名瑞草芝英之相

書史會要

子以尼父作春秋絕筆於魯哀公十四年之西狩獲麟爲素王紀瑞而作麒麟書。麒麟字異音同，故通用。文穀梁傳作麟。又曰少昊金天氏其立也。鳳鳥適至以鳥紀官，文章衣服

皆取象焉故有鸞鳳書瑞草卽芝英也爾雅註曰芝下歲三華瑞草瑞命禮曰王者仁慈則芝草生篆隸文體曰芝英書者昔六國各以異體書潛爲符信芝英興焉及秦焚丘典其文遂滅漢武帝臨朝爰有靈芝三本殖於前殿旣歌芝房之曲又述芝英之書也如是六十餘體者並皆人心感物而作也

文體
篆隸

自有篆書揩書蓬書懸針書垂露書飛白書填書奠書鳥書虎爪書偃波書鶴頭書象形篆尚方太篆鳳鳥書科斗蟲書龍虎書仙人書芝英書十二時書倒薤書龜書麒麟書金

錯書敗脚書凡數十種皆出於六義八體之書而因事生變者也太平廣記曰宋末王融圖古今雜體有六十四書少年倣效家藏紙貴而風魚蟲鳥是七國時書元長皆作隸字故貽後來所詰湘東王遣沮陽令韋仲定爲九十一種次功曹謝善飭增其九法合成百體其中以八卦爲書第一以大小爲人兩法徑丈一字方寸千言出洪書要錄

或曰筆

論筆經譬如詩家之格律詩是有調聲避病之制書亦有除病會理道詩人不解聲病誰

編詩付書者不明病理何預書評

筆論筆經

蔡邕著筆

論義之撰筆經之類也文鏡祕府論曰凡作詩之體意是格聲是律意高則格高聲辯則律清格律全然後始有調用之意於古人之上則天地之境洞焉可觀詩人玉屑曰古人文章自應律度未嘗以音韻爲主自沈約增崇韻學其論文則曰欲使宮羽相變低昂殊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篇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自後浮巧之語體制漸多如傍犯蹉對假對雙聲疊韻之類詩又有正格偏格類例極多

故有三十四格十九圖四聲八病之類又有詩病之門目廣論詩病會要鍾繇曰多力豐筋者聖無力無筋者病變通異訣曰點不變謂之布碁畫不變謂之布筭方不變謂之肆圓不變謂之環此則書之大病學者切宜慎乏徐浩論書曰初學之際宜先筋骨筋骨不立肉何所附用筆之勢特須藏鋒鋒若不藏字則有病會要王羲之嘗曰天台紫真謂余曰書之氣必通乎道洞混元之理毛詩傳曰什古以十篇爲一什過十篇亦稱什舉成數也評呂論太宗書評張懷瓌評書目藥石論呂摶續書評

宋徽宗評書東坡評書山谷評書歐陽永叔評書蔡襄評書等

又作詩者以

學古體爲妙不以寫古詩爲能書亦以擬古意爲善不以似古跡爲巧玉屑曰太槩學詩及漢魏間人詩爲王方見古人好處自無齊梁間綺靡氣象也出呂氏童蒙訓又曰文章必自名一家然後可以傳不朽若體規畫圓準方作矩終爲人之臣僕古人譏屋下架屋信然苦溪漁隱曰若循習陳言規摹舊作不能變化自由新意亦何以名家鄱陽姜夔續書譜曰

大抵下筆之際盡倣古人則少神氣專務道勁則俗病不除所貴熟習兼通心手相應斯爲妙所以振古能書百家體別蔡雍大笑鍾矣

繇深歎良有以也

雍通作邕漢書武帝紀書註作蔡雍

皆陳留圉人官至左中郎將性篤孝善篆隸八分惠平中刊正六經文字書丹刻於太學梁武帝謂邕書骨氣洞達爽爽如有神力韋續墨數日蔡邕得用筆法大叫歡喜羊欣筆法曰伯喈入嵩山學書于石室內得一素書八角垂芒篆寫李斯并史籀用筆勢伯喈得

之不食三百日乃大叫喜歡若對數十人伯喈因讀誦三十年便妙達其旨叫即大太平廣記曰魏鍾繇字元常少隨劉勝入抱牘山學書三年遂與魏太祖耶鄆淳韋誕等議用筆繇乃問蔡伯喈筆佚于韋誕誕惜不與乃自搥胸咽血太祖以五靈丹救之得活及誕死繇令人盜掘其墓遂得之由是繇筆更妙是深也魏文帝與吳質書曰古人思秉燭夜游良有以也百家體別言雖擬古意不似古迹各名一家所以百家體別也雍之大笑繇之深嘆謂其得妙之難也

空海僊遇解書先生粗聞口訣

雖然所志道別不曾留心書史會要曰羲之有解書之目韓詩外傳曰古之謂知道者曰先生何也猶先醒也不聞道術之人毛毛乎其猶醉也顏氏家訓曰真草書迹須留意今賴聖雷之震響拔心地之聲

字折六書之萃楚摘八體之英華

李顥雷賦曰駭氣奔

激震響交搏六書顧野王玉篇廣韻指南曰一曰象形象物之形作字日月之字是也二日會意比類爲字止戈爲武人言爲信是也三日形聲取譬相成江河之字是也四曰指

事指事爲字，上下之字是也。五曰假借，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之字是也。六曰轉註，左轉爲考，右轉爲老，是也。徐鉉說文序如上。六書外又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二曰奇字，卽古文而異者；三曰篆書，卽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佐書，卽秦隸書；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八體篇韻買珠集曰：秦壞古文，定八體：大篆、史籀變古篆，著書簡冊之所用者，謂之大篆；小篆，李斯令胡母敬作比籀篆，頗改省訓義同；大篆故謂之小篆，刻符秦壤，古文定八體此其一也。故謂之刻符篆也。

蟲書，魯春秋胡妻幽居玩蠶，作也。相蟲鳥之形，宜施於旛信也。故謂之蟲書。摹印、程邈飾李斯之法，也。施於印璽者，故謂之摹印篆，也。署書，漢高祖六年蕭何所定也。宜於門題所用者，故謂之署書。又書治氏所職，故制此記也。銘于戈戟者，謂之殳書也。隸書篆之，捷也。秦獄吏程邈善大篆，得罪繫雲陽獄，增減大小篆，去其繁復，始皇見而驚喜，善之，出爲御史，名其述，謂之隸書。仍以官獄多事，若趨省易，宜施之於徒隸者，曰隸書。太平廣記曰：按書斷云：篆籀八分隸書，章草飛白行書，楷書通謂之八體。惟王右軍兼工，又書史會要，曰宋。

鄭鼎論文字大變有八一曰古文二曰大篆三日小篆四日隸書五日八分六曰行書七日飛白八曰草書其餘諸體以類相從爲得之孟子曰出於其類拔乎其萃注曰萃聚也毛詩曰翹翹錯薪言其楚箋曰楚雜薪之中尤翹翹者禮記曰和順積甲而英華外發

舉轉筆於鼎熊挺超軼乎草聖

蔡邕九勢訣曰轉筆宜左

右回顧無使節目孤露書史會要曰夏禹命九牧貢金鑄九鼎象神姦使民知備故作象鐘鼎形勒銘于天下名山太川曰鐘鼎書又曰漢武帝昇小篆分陰得昇而作平超輪超

絕之筆翰也草聖見第一卷

想山水而擺撥法老子而終始君臣風化之道含上而畫天婦義貞之行

藏陰陽點客主揖讓弟昆友悌三才變化四

序生殺尊卑愛敬大小次第隣里和平寰宇

肅恭唐高僧傳曰寶唱擺撥常習擺亦撥也謂揮筆也予夏毛詩序曰風以動之教以化之牛奇章凱樂歌曰寰區已泰張懷環用筆十法中第二陰陽相應法曰謂陰爲內

陽爲外，歛心爲陰，展筆爲陽，左右亦然。陳繹
曾輸林要訣曰：凡四方八面點畫皆拱中心。
大要先王後賓，承上接下，左右相應，以天包
小，以少附多，又曰蓋。一點微如粟米，亦分三
過，向背俯仰之勢一字，有一字之起止。朝揖
顧盼，一行有一行之首尾，接上承上之意。此
乃古人不傳之玄機，宜加察焉。又曰：委上
下之擊點，有陰陽之分，不分則躁，上下相乘，
之意。又曰：術衝三排之直者，卓然中立，不倚
而左右有撓，情唐李陽冰曰：於天地山
川得方圓流峙之常，於日月星辰得經緯照
圓之度，於雲霞草木得霏布滋蔓之容，於衣

冠文物得揖讓周旋之體，於眉髮口鼻得喜
怒舒慘之分，於蟲魚禽獸得屈伸飛動之理，
於脣角齒牙得擺抵咀嚼之勢，隨手萬變，任心所成。此等深義，悉縕字。

字雖功謝書池籟，庶幾雅趣。

縕與蘊同謝

去也雅正也

又

夫右軍累功，猶未得其妙。衆執弄沙，始已會

其極。自外凡庸，何解點畫之興。

事文類聚何延之蘭亭記

日右軍揮毫，製序用蚕蠶紙鼠鬚筆，其時迺
有神助及醒。後他日更書數百千本，終無如

祓禊所書之者右軍亦自珍愛寶重此書留付
子孫蓋醒後所書不如醉有神會要曰羲之燭助者未得其妙謂平學衛夫人書自謂深窮及過江遊名山見李斯曹
喜鍾繇梁鵠等字又去洛見蔡邕石經於從弟洽
處復見張祖華岳碑始喟然歎曰學衛夫人書
徒費年月耳是亦未得妙之謂歟元魏懿法師慰勞魔書
曰累功摩劫古華嚴經曰此有童子名善知衆
藝學菩薩字智善財即至其處白言我聞聖者
善能誘侮願爲我說時彼童子告善財言我得
菩薩解脫名善知衆藝入此解脫根本之字毋
唱阿字時入般若波羅蜜門名菩薩威德各別
境界唱羅字時入般若波羅蜜門乃至殊方異

藝咸綜無遺文字算數溫其深解實方咒術
善療衆病天文地理人相吉凶鳥獸音聲雲
霞氣候年穀豐儉國土安危如是世間所有
伎藝莫不該練第四十五知識也又曰善現曰於此
南方有一國土名曰輪那釋迦彼有童子名釋天
主汝詣彼問此童子在善城門外河水之側
爾時善財見釋天主與一萬童子持沙嬉戲
卽詣其處頭面禮足白唯願解說答言善男
子文殊師利教我相應于法算數法印法因
知此三種法故得一切巧術智惠法門立大
小城都邑聚落善惡之相田業商估一切衆
生身支節相善惡趣行業相我所了知菩薩

筭數之法無量百由旬等。大沙聚我悉分別。
筭知其數第十二。知識也。新經號自在主童
說一推一該一綜一伎一藝二童子相似故
轉用弄沙之語於衆藝童子故庾元規
讓中書令表曰。凡庸固陋少無檢操。

何況

猶籌標

空海耳。聞其義心不存理。空費筆墨。忝汗珍。

屏一悚一懼。心魂飛越。

劉越石勸進表。日精
爽飛越。註良曰。飛越。

猶飛于時。堯曠流光。葵藿自感。

李嶠詩。日傾心比葵藿。朝夕奉堯曠。左傳仲尼曰。鮑莊子之知不如葵。

葵猶能衛其足。杜注曰。葵傾葉向日。以蔽其

根。對山握管觸物有興自然之應。不覺吟詠。

輒抽十韻。敢書于後。伏乞天慈宥其罪。過幸。

甚幸。甚謹所書。屏風及秀句本。隨表奉進。輕

贖聖覽。伏增流汗。沙門空海誠惶誠恐謹言。

弘仁七年八月十五日。沙門空海上表。

盧子諒贈
十六

劉琨詩。日感存念。凶觸物。增簪文。選序注。日感物。日興。漢書高帝紀。贊曰。懈于火德。自然

之應得。天統矣。國清百錄寺衆謝啓曰。天慈訓海賚。寺瑞名。李陵與蘓武書。日榮問休暢。幸甚。幸甚。注銑曰。德美通時。君之道遇之甚也。再言之者。美之甚也。幸遇也。善曰爾雅曰。非分而得。謂之幸。

蒼嶺白雲觀念人等閑。絕却草行真心遊佛會。

不遊筆不顧揚波爾許春。

蒼嶺青山也。梁簡文帝詩曰。離憂每

別蔡邕篆書體曰揚波振體。豈謂明皇交深翰鵠頭龍爪爲

君陳祥雲濃淡御邸出瑞草秋冬感帝仁青山翠岳見翔鳳華苑瓊林望走麟更有懸針。

與倒垂切思相伴竭丹宸。

文選序曰。飛文染翰則卷盈乎緲帙。

鵠頭已下以字勢形容明主聖德嘉瑞祥雲瑞雲也。表之所謂雲氣書瑞艸芝英書翔鳳鳳書走麟鱗書然不必謂軒轅雲書武帝英書想應點點畫畫有走麟翔鳳之勢讀者莫以文害意丹宸見第一卷相伴言與切苦之情相共盡思於丹宸也一謂竭丹心也蓋如

黃庭經心爲絳宮矣

龍管臨池調漆墨

烏光忽照點豪

賓暴雨驟雨莫來汙此是君王所愛珍松巖

數霧在中濕忍汙望晴經月旬畫虎畫龍都

不似心寒心暑幾逡巡

蕭子良答王僧虔書曰仲將之墨一點如

漆烏光日光也或曰烏光墨光也墨一名鳥金一名烏丸一名烏玉玦豪賓筆也毫與豪通筆比人品由來尚矣稱中書君管城公毛穎子之類也今便韻稱豪賓因作豪字驟雨

急雨也後漢馬援傳曰畫虎不成變類於狗史記索隱曰凡人寒甚則心戰恐懼亦戰今以懼譬寒言可心戰莊子葉公子高曰今吾朝受命而夕飲水我其內熱與韓詩外傳曰宋燕面有慙色逡巡避席曰是燕之過也時皇帝有御詠曰出三密房大師傳深山居住振奇名姜城歌謝張伯英暫乘雲嶺一念隙書得綾羅四帖水王顏容心轉清世上草書言爲聖天縱不墜石未動地絕澗長松豈揚聲亂點牛疑舞鶴起赴湘連似旅雁行花苑正開春日色月天遍照秋夜明對之觀者目眩曜共賞草書

唉，丹青絕妙，藝能不可測。二王沒後，此僧生既知風骨，無人擬。收置秘府，最開情。

中壽感興詩并序

據聖教說，南瞻部洲壽量不定。劫初，人壽無量歲百年減一。佛出世日減至百歲爾。降至此，殆二千年則八十歲以爲壽量。故以四十爲中壽焉。感物有興述志之所，故曰感興詩。覺日者也。本常委時者也。代謝如世間時分，則有過去未來現在長短，劫量種種不同剎那。不住代謝相推以淨眼觀之，三際之相了。

不可得卽此實相之日。撫塵也。昨不惑也。僅圓明常住。湛若虛空。東方朔與公孫弘書曰：大丈夫相知何必矣。以撫塵而遊。白髮齊年。偃伏以日數哉。潘安仁詩曰：念之如昨日。安仁詩曰：念之如昨日。不惑。何忍日天矢。連奪人論語曰：四十而不惑。童顏不分月殿。疾來令人變異。起世經曰：正等五十。由旬又曰：月天宮殿縱廣四十九由旬。唐高宗皇帝大慈恩寺碑曰：丹空曉鳥煥日宮之泛麗。素天初凭鑒月殿而澄輝。劉子曰：天迴日轉其謝如矢。杜甫詩曰：

不分桃花紅勝錦生憎柳絮
白於綿集解曰張羅峯云生

素性所惡也

不分桃花紅勝錦生憎柳絮

羅門是歲更進釋常談曰士流會音樂禮記

曰四十日強而仕左傳曰初

畢萬筮住於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云

普門疏曰婆羅門此淨行劫初種族山野自閑人以稱之也俱舍光記曰婆羅門法遊歲已上在家學問十五已去學婆羅門法遊方學問至年四十恐家嗣斷絕歸家娶婦生子繼嗣年至五十入山修道准光記說四十不可云勇進按法句譬喻經曰婆羅門法六十不得道然後歸家娶婦爲居由此言之有

異說尚可尋四十勇進之說高僧傳曰慈恩基師生常勇進造彌勒像俗家賀

之酒會方袍何事也是不如閑目端坐思念

佛德翰墨全書有賀四十之書塗鐵論曰往者民間酒會各以黨俗彈箏鼓瑟而把方袍袈裟也從衣相名僧高僧傳曰廬山隱士劉遺民見肇般若無知論乃歎曰不意方袍復有平叔天台次第禪門曰閉眼纔令斷外光普賢觀曰若欲懺悔者端坐思實相

粵有文殊讚佛法身禮冊行頌文約義周句

匱金玉宇宇圓融古文云知命讀易義趣易

人况復四十年歲觀五八頌豈不快哉

文殊讚法

身禮一卷三紙不空所譯具題曰大聖文殊師利菩薩讚佛法身禮題下註曰此法出一切佛境界智光明莊嚴經冊先入切四十也古文謂論語曰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何晏注曰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年五十而知天命以知命之年讀至命之書故可以無大過按論語云五十而知命而讀至命之書四十而觀冊行之清涼華嚴疏曰入者頌函蓋相稱之同耳

了達證連夜循環感通在焉其文易別深義悟之義連夜循環感通在焉其文易別深義難解聊爲童蒙引而申之以爲一百二十禮

兼作方圓二圖並撰義注

尚書大傳曰三王之統若循環周

則復始也任昉宣德皇后令白敎思有律感通斯在毛詩箋曰聊且略之辭說文曰蒙也蒙也一曰不明也易繫辭曰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仲通作申一百二十禮者四十行頌一行四句以上三句配三密下一句皆云敬禮無所觀四十行俱同一言故圖中不舉之

蓋敬禮在心故矣其制且就圓圖言之有二
圓相以爲三密圖橫取四十行第一四十句
右行並安一圓畫中爲身密禮圖讀之循環
轉釋文旨鉤鑽義理幽邃宛如瑜伽中字輪
觀又橫取第二四十句右行並布一圓畫中
爲口密禮圖又橫取第三四十句右行並置
一圓畫中爲意密禮圖圓圖三而成一句一
禮三乘四爲一百二十禮方圖當准知焉然
圖後曰三密卽三部三部者佛蓮金卽攝盡
大悲胎藏四重圓壇諸尊所謂義注是也

異令生盲徒頓悟二昧法佛本具我心二諦

真俗俱是常住會獸卉木皆是法音安樂觀

史本來胸中

涅槃經曰是諸外道於佛法中取少許分虛妄計有常樂我淨

而實不知常樂我淨如生育人不識乳色三昧法佛謂法身住自證三昧密教立四種法身卽自心本具四重圓壇也二諦常住大日經疏曰當知因緣俗生滅卽是法界真諦不生滅卽是因緣俗生滅是俱是法界真諦不生滅卽是因緣俗生滅是俱是常住義也會獸卉木等謂有情及非情阿字第

第一命故聲字實相故如風葉調絃枝猿蟬足皆是無非法身說法故華嚴經曰刹說衆

生說三世一切說又曰一切世間諸境界皆悉能令轉法輪皆是也安樂卽極樂世界也無量壽經上來曰去此十萬億刹其佛世界名曰安樂觀史兜率天宮也西域記曰觀史多舊日兜率陀兜術陀此曰知足於五欲知止足故胸中謂心能地獄心能淨土非離心外別有淨土如云逍遙也足云晝夜安樂亦非是此道場卽安樂觀史乎子時悲收

忽過日月

云陳雲雨

含彩或灑或霽

收秋也

纂要曰秋曰收成注曰萬物而收歛楚辭九辨曰悲哉秋之爲氣也毛詩曰歲聿云暮陳故也

風葉調絃乍吟乍寂瀧水鼙鼓伐木柷敔
觀舞賦曰連纏絡繹乍續乍絕瀧奔湍也呂氏春秋曰帝譽令人作鼙鼓之樂說文曰騎鼓也毛詩曰伐木丁丁爾雅釋樂曰所以鼓柷謂之止所以鼓鼗謂之鼗注曰柷如漆桶方一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洞之令左右擊止者其椎名鼓如伏虎背上有一十七鉤鎔刻以木長尺操之巍者其名

經貝長諷鐘磬間響懸蘿投袖技猿頓足曲根爲禱松柏餚茶湯

一塊逍遙也足

貝或謂當作唄唄梵語具云

唄匿此云止由是外緣已止

爾時寂靜任爲法事也或云梵唄潘安仁河
陽縣詩曰寄松似懸蘿陸機文賦曰舞者趁
節以投袂注銑曰投舉也袂袖也善引杜預
左氏傳注曰投振也技古本作袂漢書曰拂
衣而喜奮袴低仰頓足起舞張季鷺雜詩注
善曰頓犹止抱朴子曰翠蘭爲茵襪綠葉爲
幃幙被褐代袞衣薇藿當嘉餚神仙王方平
傳曰餚膳多是諸花廣韻曰凡非穀而食曰
肴或作餚說文曰膳具食也或作餚逍遙優
遊之意也潘岳閑居賦曰逍遙自得古詩曰

但有歲寒心兩三竿也足咨許田啄山數慧遠飲林泉任其天稟晝夜安樂者誠是堯日之力也其功

負岳其德淵海

咨嗟嘆也許由見第一卷高僧傳曰釋慧遠本姓賈氏鴈

門樓煩人也弱而好書珪璋秀發釋道安弘
讚像法聲甚著聞遠遂往歸之後見廬峰清
靜足以息心始住龍泉精舍此處去水本遠
遠乃以杖拄地曰若此中可得接止當使朽
壞抽泉言畢清流涌出浚矣成溪沙門慧永
居在西林與遠同門舊好遂要遠同止永謂

刺史桓伊曰遠公方當弘道今徒屬已廣貧
道所接福狹不足相處如何桓乃爲遠復創
造精舍洞盡山羨却負香爐之峰傍帶瀑布
之壑仍石疊基卽松栽構清泉環階白雲滿
室復於寺內別置禪林森樹烟凝石逕苔合
凡在瞻顧皆神清而氣肅焉自遠卜居廬阜
三十餘年影不出山迹不入俗每送客遊履
常以虎溪爲界焉江總遊棲霞寺詩曰荷衣
步林泉天稟謂天性也沈約郊廟歌曰舜日
堯年歡無極堯日猶云堯世莊子曰猶使蚕負山商
駢馳河也家語曰乃今而後今大數之客遂
知泰山之爲高海淵之爲大

足乃寫志曰謝數見第一卷梁簡文帝答廣
信侯書曰奇峰怪石極目心歸西征賦曰恣從逸遊角觴斗藪謂縉徒逸遊
謂白衣言遊觀縉素忘歸心愁也闊廣也謂
溫滌胸襟也毛詩序曰不知手之舞
足之蹈之釋名曰詩之也志所之

黃葉索山野蒼蒼豈始終嗟余五八歲長夜
念圓融初二句謂景象索盡也莊子曰天之
蒼蒼其正色耶豈始終言天之周迴

也此方圓圖亦終而復始循環無窮歐陽建臨終詩曰咨余冲且暗念圓融謂因世行須觀諸法鎔融無尋也

浮雲何處出是淨虛空欲談一

心趣三曜朗天中浮雲喻無明虛空況法性間云真法性本淨妄念何由起一心卽一心法界謂淨虛空三曜卽三光也喻三密又譬塵數智慧吽字義曰復次一心法界猶如一千漢層臺切天而不損減者大虛之德也一心虛空亦復如是晉楊玄雲賦曰與三曜兮

傳世所載

齊光

奉謝恩賜百疋綿兼七言詩詩一首并序

古鈔曰嗟峨帝之賜也史記曰錦繡千純注純匹端名純音淳高誘注戰國策音匹也日本紀綿四疋和名七言詩故鈔載曰閑僧久住雲中嶺遙想深山春尚寒松柏料知甚靜默煙霞不解幾年食禪關近日消息斷京邑如今華拆華苦行雲山裡孤雪並惜春衣寒立繆持錫觀者世一次韻曰方袍苦行雲山裡孤雪並惜春衣寒立繆持錫觀

妙法六年蘿衣寒食日與月華誠盡覆盆今見竟日寢諸佛殿誰子愛何須惆悵人間難

沙門空海言。今月一日內舍人布勢海至奉

宣聖旨恩捨空海一百疋綿兼賜七言詩一

篇謹奉對鴻澤心神悅焉喜謝無地

職原日

納捨人

九十人唐名通事舍人可然之侍僕之攝政
關白給內舍人隨身時殊撰其器召使之帶
劍之官也蓋前王殿助時任此職矣宣傳示也不空謝恩
賜表曰捧對慚惕此表交并大與洪同澤恩也後漢書洪澤豐沛漫衍八方恍恍惚惚
不明顏楊子曰神心惚恍不空謝表曰賜賚

自天悚懼無地纔披天書學勢龍盤再三諷詩金聲

玉振

天書謂御書七言詩也書史會要曰論者以皇象書比龍蛇蟄啓伸盤腹行蓋

言其蟠屈騰踔有縱橫自然之妙孟子曰金聲玉振文選序注濟曰振發聲也

彼魏

武唐文豈得比肩乎

魏志曰太祖武帝姓曹氏諱操字孟德少機警

有權數而任俠舉孝廉而爲郎遷南頓令後封魏王創造大業文武並施從軍三十餘年手不捨卷晝則講軍策夜則思經傳登高必賦乃造新詩被之管絃皆成樂章文帝立追

謚爲武皇帝。書史會要曰：魏武帝好師，宣官及梁鵠書亦善。草艸唐文。太宗也。唐書曰：太子也。隋開皇十八年生於武功之別館。高祖之臨岐州。太宗時年十四歲有書生自言善相，謁高祖曰：公貴人也。且有貴子。見太宗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年將二十必能濟世安民矣。高祖懼其言泄，將殺之，忽失所在。因採濟世安民之義，以爲名焉。太宗幼聰睿玄鑒，深遠臨機，果斷不拘小節。時人莫能測也。唐武德五年高祖傳位於皇太子。太宗卽位於東宮顯德殿。貞觀二十三年五月崩於含風。

殷年五十百寮上謚曰文皇帝廟號太宗。會要曰：太宗方天下混一，四方無虞，乃留心翰墨粉飾治具，雅好王羲之字，萬機之餘不廢模倣。先是釋智永善羲之書，而虞世南師之，頗得其體。太宗乃以書師世南，然嘗患戈脚，不工偶作戬字，遂空其落戈，令世南足之。以示魏徵，曰：今窺聖作，惟戬字，戈法逼真。太宗歎其高於藻識，然自是益加工焉。世南既凶，以褚遂良侍書嘗謂朝臣曰：朕少時臨陳料敵，以形勢爲主。今吾學書亦然，作筆法指意筆意三說，以訓學者復善飛白筆力遒勁，尤爲一時之絕。古樂府君子行曰：長幼不比。

肩微僧何辛苦此霑需當願銘之肌骨懸之

日月晝夜精勤奉酬殊私不任手足之至敢

舉布鼓濫奉和春雷之響輕讚聖賢伏深流

汙沙門空海誠惶誠恐謹言詩韻不改

玄莽謝勑

賚經序啓日微生親承梵響霑需恩雨也其泉賦曰雲飛揚兮雨滂沛五臣作霑需注善曰言恩澤之多若雲行雨施曹植責躬詩表注孝經鉤命決日削肌刻骨向日刻肌朱本刻骨深自

誠也懸日月見第二卷梁簡文謝勑賚貂坐
禡席啓日特降殊私溫華曲被鄭玄禮記注
日私之猶言恩也不任手足見上文漢書王
尊傳尊曰母持布鼓過雷門注師古曰雷門
會稽城門也有大鼓越擊此鼓聲聞洛陽故
尊引之布鼓謂以布爲鼓故無聲方袍

苦行雲山裏風雪無情春夜寒五綴持錫觀

妙法六年蘿衣啜蔬食方袍見于上五綴謂

五綴而持想六時而繫念要覽引法苑曰世
尊成道三十八年赴王舍城國王請食訖令

羅云滌鉢失手撲爲五片是日有多比丘皆白佛撲鉢破爲五片佛言表我滅後初五百年諸惡比丘分毘尼藏爲五部也佛乃親將鉦錫釘綴破鉢故云五綴錫錫杖也釋迦譖曰太子次至苦行林中尼連河側安禪靜坐守戒日食一麻一米乃至七日食一麻米設有乞者亦以施之苦行六年瘦若枯木今推大師接止高雄山寺今適六年故此云苦行六年矣啜殊悅切說文曰嘗也禮記曰啜菽飲水蔬食見第二卷

丹誠盡覆盆今見堯日嘗諸佛威護一子愛

何須惆悵人間

日與月與日與月也一

謂與平聲與歟同語助也

張華勵志詩曰日與月與荏苒代謝東方曼倩答客難曰安於覆盂注翰曰孟器也言天下無事人安在於覆盂器之下凭與盆同盍也堯日見上文涅槃經曰一切衆生猶如一于楚辭曰惆悵兮而私自憐按後四句有答爲救施者世間難之意

贈伴按察平章事赴陸府詩并序

職原曰陸奧出羽按察使相當從四位下唐名都護近代納言已上兼之陸奧上古以來

爲邊要爲其國境廣元明天皇和銅五年九月分置出羽國元正天皇養老二年陸奥國內使令監察兩國事聖武天皇二年置接察又置鎮守府國府相並行國事伴平章事第二卷所謂國道也按公卿補任參議從四位上大伴宿祢國道遣唐副使正四位下古麻呂之孫正五位下繼人之子弘仁十四年任參議兼右大辨天長二年兼按察使武藏守

夫膚寸無心南北遇風則飛順之德也人臣

無心東西衝命則馳忠之至也

膚寸雲也公羊傳曰曷爲

祭太山河海山川有能潤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唯大山爾河海潤乎千里何休註曰側手爲膚案指爲寸言其觸石理而出無有膚寸而不合易曰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禮記曰衝君命而使

葛爾毛夷

迫居艮垂犧心蜂性歷代爲梗

左傳杜預注今

也山海經曰毛人國爲人身生毛今謂蝦夷也杜氏通典東夷中舉之曰蝦夷國海島中小國也其使鬚長四尺尤善弓矢捕箭於首令人戴之而立四十步射之無不中者大唐

顯慶四年十月隨倭國使人入朝尚書曰東西垂注日垂是遠外之名今邊垂字皆作此

睡文選注銑曰豺狼惡獸志害物者左氏傳

日蜂蠻有_{七四爻目}毒又曰讖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

杜注曰杜注曰昔景行皇帝撫運之日東夷未賓由梗病

本式尊率左右將軍武彥武日命等征之毛

人面縛之日命則君之先也

景行天皇人皇第十二主日本紀

景行天皇紀曰大足彥忍代別天皇活日

八彥五十狹茅天皇第三子母皇后曰日葉

洲媛命活日人彥五十狹茅天皇崩元年秋七月太子卽天皇位立燔磨稱貳大卽姬爲皇后生二男第一曰大碓皇子第二曰小碓尊一旦同胞而双生天皇異之則詰於碓故因號其二王曰大碓小碓也是小碓尊亦名取本童男亦曰日本武尊幼有雄略之氣及壯容貌魁偉身長一丈力能扛鼎焉四十年夏六月東夷多叛邊境騷動秋七月天皇詔群卿曰遣誰人以平其亂於是日本武尊雄諾之曰熊襲既平未經幾年今更東夷叛之何日逮于太平矣臣雖勞之頓平其亂則天皇持斧鉞以授日本武尊曰朕聞其東夷也

識性暴強凌犯爲宗徃古以來未深王化今
朕察汝爲人也身體長大力能扛鼎猛如雷
電所向無前卽知之形則我予實則神人是
寔天愍朕不嚴且國不平令經給天業不絕
宗廟乎亦是天下則涉天下也願深謀遠慮
示之以威懷之以德於是日本武尊乃受斧
鉞以再拜天皇則命吉備武彦與大伴武日
連令從日本武尊亦以七掬脰爲膳夫爰日
本武尊則從上總轉入陸奥國時大鏡懸於
王船從海路至蝦夷境賊首島津神國津神
等憩於竹水門而欲距然豫憐其威勢悉捨
弓矢望拜之曰仰視君容秀於人倫若神之

乎欲知姓名王對之曰吾是瑰人禪之子也
於是蝦夷等悉懼則褰裳披浪自扶王船而
著岸仍面縛服罪故免其罪蝦夷既平還於
尾張旣而崩于伊勢國能褒野時年三十張
蘊古大寶箴曰我皇撫運扇以淳風爾雅曰
賓服也疏曰懷德而服也尊命日本俗尊稱
也日本紀自註日至貴曰尊自餘曰命並訓
美舉等也孟子曰征上伐下而縛見第一卷

延暦中亦叛之桓武皇帝令大將軍仲弟滿

等卽罪

職原曰鎮守府將軍一人相當從五
位上唐名鎮東將軍建武三年勑三

位已上爲當府將軍者可加大字者是依國司請奏被下宣旨也將軍相當五位也三位已上位高職下依之申加大字而已按建武帝之曆號建武已往不併弟滿行業未考依位階亦加二字耶後醍醐

從武日平之已來每時時作逆遺諸氏將令

討其寧然猶人面獸心不肯朝貢

時時作逆遣諸氏將令

之事日本紀中往往載之漢書匈奴傳贊曰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髮左衽人面獸心

今上乾坤爲德仁義具心麒麟不踏昆蟲鳳

凰來巢阿閣風謂不寒开眉不戶太平之治
今上淳和帝也嚴君平老子指歸曰德與天地齊光曹子建七言詩

啓曰同量乾坤格物論曰麒麟屬身馬足牛尾黃色圓蹄有角角端有肉高一丈二尺含仁抱義行步中規折旋中矩音中鐘呂游必擇土翔而後處不履生蟲不踐生草不群居不旅行不犯幽窪不罹網罟中國有聖人則至麟鳳龜龍四靈王者之嘉瑞而麟爲之首兆曰麒牡曰麟鄭玄禮記注曰昆明也明蟲者陽而生陰而藏也漢書注師古曰昆衆也

麒麟一家語荀爽與三百六十鷩爲之長毛裏三百六而麟爲之長毛九石九

昆蟲言衆蟲也又許慎說文云二虫爲蟲讀與昆蟲同謂蟲之總名兩義並通而鄭康成以昆蟲爲明蟲失之矣鳳凰見第一卷陸機君子有所思行曰洞房結阿閣翰曰阿大也善日尚書中候曰昔黃帝軒轅鳳凰巢阿閣鄭玄周禮注曰四阿若今四注也又古詩注良日阿閣重閣也毛詩箋曰古者陰陽和風雨時其來祁祁然不暴疾也史記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錯余良四十餘年不用注應劭曰錯置也厝與錯同尸與寢通釋名曰既定死曰尸尸舒也骨節舒解不能復自勝歟崔豹古今注曰周公治致太平盧子諒詩曰自奉清塵

于今五稔今按言五稔者自今上節位至今五年耳夫無爲之世致有苗之

伐垂拱之時有涿鹿之戰時已澆季仁義之

鄉返爲胡越

莊子

曰古之畜天下者無爲而萬物化書大禹謨曰帝曰咎農

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具如第一卷又武成曰垂

拱而天下治注曰垂衣拱手而天下自治史記曰蚩尤作亂不用帝命於是黃帝乃徵師

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王文憲集序注曰澆季謂末世浮薄也禰衡鸚鵡賦曰今日之兩絕若胡越之異區向曰胡

文憲集序注曰澆季謂末世浮薄也禰衡鸚鵡賦曰今日之兩絕若胡越之異區向曰胡

在北越，在南言遠也。善曰：淮南子自異者視之，肝膽胡越也。高誘曰：胡越喻遠。今言垂拱無爲之上世，尚有征伐之事。今時已澆漓，季世雖仁義之鄉，却相離背。有若胡越，况邊陲乎？

比屬神光怪氣發東地震流星起西

漢書曰：神

光三燭今謂神光多奔星，有光之類也。怪氣謂氣之怪異者，皆兵亂之兆也。又杜欽上對曰：臣聞日蝕地震，陽微陰盛也。臣者君之陰也。子者父之陰也。妻者夫陰也。夷狄者中國之陰也。春秋日蝕三十六地震五。或夷狄侵中國，或政權在臣下。國語伯陽父曰：陽伏而

不能出，陰遁而不能蒸。於是，有地震。注曰：陰氣在下。陽氣迫之使不能升也。陰氣在下。晉書天文志曰：流星，天使也。自上而降曰流，自下而升曰飛。大者曰奔，奔亦流星也。星大者，使大星；小者，使小聲。隆隆者，怒之象也。行疾者，期速；行遲者，期遲。

皇帝納隍軫慮節

欲遣文翁孫子鎮押東夷。東京賦曰：人或不得其所，若已納之。

於隍注薛綜曰：隍城下坑，無水者。范雲表曰：挺襟軫慮，王逸楚辭注曰：軫痛也。漢書循吏傳曰：文翁，廬江舒人也。少好學，通春秋。以郡縣吏察舉。景帝末，爲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

蜀地辟陋有蠻夷風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減省少府用度買刀布蜀物齊計吏以遺博士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爲右職用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學官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爲學官弟子爲除更繇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爲孝弟力田常選學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傳教令出入閨閣縣邑吏民見而榮之數年爭欲爲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繇是大化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

焉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史記曰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吳王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出宮中美女得百八十人分爲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爲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卽視背婦人曰諾約東既布乃設鉢鉞卽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東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旣已明而不知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隊長吳王從臺上觀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東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旣已明而不知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隊長吳王從臺上觀

大駭下，令日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旣已受命爲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二人以御用。其次爲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報王曰：兵既整齊，王可試下觀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不願下觀。於是闔廬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爲將。西破彊楚，足入郢，威齊晉，顯名諸侯。

孫子與有功焉。君智而謀果，而惠明則累其

人寔平章吐議允聖心，衆亦推之。

顏延年陽給事誅曰

資性忠果，注銳日果烈也。葉世也魏帝領兗州牧，表曰：臣累葉受恩，尚書曰：平章百姓百姓昭明，今言官至平章事，其人實有平章之德。衆推者衆人推重，其議也。又禮記，周易曰：推猶進。是故授斧節於龍顏，撫皇化于蝦荒。

劉子

將者國之安危，民之性命，係之不可不重。故詔之以廟堂，授之以斧鉞，受命既已，則設明衣鑿凶門。史記索隱曰：節使者所擁也。說文云：符信也。漢制以竹長六寸，相合，釋名云：節爲號令，賞罰之節也。又節毛上下相重，取象竹節。龍顏見第一卷，韋孟諷諫詩曰：形弓斯。

征撫寧遐荒。注善曰荒荒服也。蝦夷，
蝦遐音同故假用焉今言以皇化撫寧。蝦夷，
也。賜餞賜詩天澤霈然侍坐奉和詩則爲什。

當是晦榮史策舉音絲竹。餞說文曰送去也。
於保壽寺講表曰偏幸霑天澤智者大師遺
晉王書曰太王弘慈霈然爲什言。篇什，
也。榮榮名也。盧武陽北齊興亡論曰傳之者
舊載於史策禮記曰絲竹樂之器也。吳越春
秋曰聲可託於絃。曾名可畱於竹帛。加之舉城寮族知舊悉皆

餕情貧道與君淡交玄度遠公繙素區別伴

佐昆季

同官爲寮族親族知舊知音故舊也。
貧道見第一卷莊子曰君子之交淡

若水小人之交甘如醴君子淡以人甘，
以絕蒙求舊注引世說曰許詢字玄度好遊
山澤而體便登陟時人曰許非徒有勝情有
濟勝之具詢隱永興幽穴每致四方諸侯之
遺或謂許曰嘗聞箕山人乃似爾耳許曰筐
篚苞苴固當輕於天下之寶今本無載又舊
注曰劉惔字真長夜在簡文座愀然歎曰清
風朗月恨無玄度玄度高士許詢也。廬山記

曰遠法師居廬阜二十餘年影不出山跡不入俗送客過虎溪虎輒鳴號昔陶元亮居栗里山南陸脩靜亦有道之士遠師嘗送此二人與語道合不覺過之因相與大笑今世傳三笑圖今言以伴公比玄度則大師爲真長也太師自比遠公則伴公爲陶陸也伴佐昆季言大師之與伴公雖道俗方異而其交情之厚互相輔佐孔懷如兄弟昆云也顏氏家訓目行路相逢便定昆季或疑智伯佐大伴氏佐伯氏平佐伯氏太師之世姓也若大伴佐伯兩姓之先有所從出同者歟因推考兩家之原始而未得其說送人以

言古人遵之三軸祕錄一篇拙詩加持神藥

以充別後之思人至乞垂檢

孔子家語老子
第十三卷

富貴者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

小能

不詳其何書三軸錄古人之言一篇詩大師之言併所謂送人以言者也秦孝王與智者書曰奉施沈香等如別至願檢領

馳載驟早奏邊烽之無塵云爾

春辭去辭於帝闕秋入還

入于京城也鹽鐵論曰古者行役不踰時春行秋反秋往春來寒暑未變衣服不易固已還矣毛詩曰載駝載驅又曰駕彼四駟載驥駾駿說文曰驥馬疾步也蜂音與烽同邊烽猶云邊方有警則舉烽也李德林爲周帝求矛詔曰今四海寧一八表無塵

君門開闢皇王將智勇英謀允聖神

君門伴察之

門日本紀曰高皇產靈尊以真床覆金玉津彥國光彥火瓊瓊杵尊則引開天磐戶斯分天八重雲以奉降之于時大伴連遠祖天忍日命帥來目部遠祖天櫛津大來目立天

孫之前遊行降來又曰大伴氏之遠祖曰臣命神武天皇將也按自此以降大伴連爲將討賊之事世世見日本紀故云開闢皇王將徐陵與北齊荀昂兄弟書曰凡厥英謀自鑒遺策尚書曰都帝持節犯霜如松柏含實凌德廣運乃聖乃神

雪似竹筠

漢書曰蕪武字子卿以中郎將使

持節送匈奴使留漢者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强壮出及還鬚髮盡白吳淑松賦曰彼美喬松冒茲霜雪犯冒皆侵也論語曰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三十國名臣序贊曰爭采松竹注曰松竹貞堅也

並比於賢人筠亦竹也

廣韻曰筠竹膚之堅質也

良將折衝何由塞賢才妙

略幄中陳

呂氏春秋孔子曰夫脩之廟堂之上折衝千里之外其司城子罕之謂乎高誘注曰折衝者衝車所以衝突也敵

之軍能陷破也欲攻已者折還其衝車於千里之外不敢來也又高誘注淮南子曰衝車大鐵著其轅端所以衝城左氏傳曰城郭牆塹謂之塞孫子荆爲石仲容與孫晳書曰長轡遠御妙略潛授漢書高祖曰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毛夷蠟陳一把草羽狄材

當牛掬塵

蠟與蟻同煬帝遺陳尚書江總檄

日率其蟻衆敢拒王師高僧傳曰唯手一把十把葱葉羽狄者羽人也指蝦夷見第一卷軍壘曰營

飛禽也識恩

將義猛虎尚知惠與仁治亂在吾不在歛歸

心叛意爲已身

續齊諧記曰楊寶年九歲時

至華陰山北見一黃雀爲鴟梲所搏墜於樹下爲蠻蠻所困寶取之置巾箱中食黃花百餘日毛羽成乃飛去其夜有黃衣童子向寶再拜曰我西王母使者君仁愛救極實感成濟以白環四枚與寶令君子

孫潔白位登二事當如此環矣

慈烏鸚鵡等當廣此列

後漢書曰宋均字叔庠南陽安衆人光武時遷九江太守郡多虎暴常募設罝窪猶多傷害均到下記屬縣曰夫虎豹在山龜鼈在水各有所託且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雞豚也今爲民害咎在殘吏而勞勤張捕非憂恤之本可一去檻窪其後傳言虎相與東游渡江又曰劉昆字桓玄陳留東平

除江陵令時縣連年火災昆輒向火能降雨止風稍遷弘農太守先是崤龜驛道多虎災行旅不通昆爲政三年仁風大行虎皆負子渡河詔問昆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

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昆對曰偶然耳左右笑其質訥帝歎曰此長者之言命書

諸策天簡在君不須讓忘家爲國是忠臣

鳥聲悲驛園花落雲旆飛馳軍令申

簡在帝

心天謂皇帝君謂伴公宋玉高唐賦曰簡輿玄服建雲旆孫子傳曰三令五申

云

孫

子張良彼何物六韜三略用此春東涯萬里少一步一咤早馳荒服馴

史記曰留侯張良者其先韓人也良

嘗聞從容步游下邳地上有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殿之爲其老彊忍下取履父曰履我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會五日鷄鳴良往在復怒曰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復早來班旦未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爲王者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卽我矣遂去無

他言不復見且自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良常習誦讀之後十年陳涉等起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景駒自立爲楚假王在留良欲往從之道遇沛公沛公將數千人略地遂屬焉沛公拜良爲廩將良數以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爲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從之漢六年正月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鬪功高帝曰運籌策帷帳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勝中臣願封留足矣乃封良爲留侯六韜文韜武韜龍韜虎韜豹

霸太霸大公之兵術也。三略見第一卷。曹植贈弟白馬王詩曰：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隣。後漢書曰：叱吒可以興雷電。注曰：叱吒，怒聲也。荒服謂荒裔之地。荒政教荒忽服。服事天子也。見尚書五服及周禮九服注。

與新羅道者詩并狀

新羅國見第二卷傳說今稱新

羅道者青丘舊傳賢也。狀札也。

新羅舊傳云：青丘山測道譯太賢也。存綱古跡抄

忽見筑前太守說承新羅上人等過海入朝

喜憇何言春華灼灼。筑前太守姓宇未詳。愷
日桃之夭夭。灼灼其華。春華是述時令也。伏惟上人等過海乍到容體如何。貧道久閑禪關不能迎慰中心企謂日夕勞我。聊賦一篇詩以表相憶至。中心也。毛詩曰：中心藏之。江文通雜體詩曰：日夕望青閣。濟曰：朝夕也。毛詩曰：豈不爾思。勞心忉忉。莊子曰：勞我以形。息我以死。毛詩箋曰：聊且略之辭也。
又令造一兩

事法衣早早不得附此使必附後人上推垂悉之云一具或云一緣或云一件入京日

必專候面披未聞珍重高僧道場金剛道場持念沙門遍照金剛狀上暮春十九日

專壹

也摩訶止觀曰精通經論外啓未聞弘次曰啓開也要覽曰釋氏相見將退卽口云珍重如此方俗云安置言珍重卽是囑云善加保重也金剛道場金剛乘教持誦之地故言金

副
青丘上人等法前山海經曰青丘之山其陽多白玉其陰多青璞有獸如狐九尾有鳥如鳩漢書相如傳注服虔曰青丘國在海東三百里古德記中青丘卽新羅

奉送新羅上人等入朝

青丘道者忘機人護法隨緣利物賓海際浮盃過日城持囊飛錫愛梁津李商隱集曰海飛海翁易慮鷗鳥飛去莊子曰愛人利物之謂仁浮盃見第二卷名義集曰五分云自今

聽諸比丘畜浮囊若羊皮若牛皮傳聞西域渡海之人多作鳥翎毛袋或齋巨牛脣海船或失吹氣浮身天台山賦曰

飛錫而躡虛梁津見第一卷

風光月色照邊

寺鶯轉楊華發暮春何日何時朝魏闕忘言

傾蓋寒煙塵

謝玄晦詩曰風光草木浮主

逸楚辭注曰光風謂之風而風

草木有光色也魏闕見第一卷莊子曰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傾蓋見第二

白王其劍於青丘

卷

寒煙塵謂披意霧也

山

遍照發揮性靈集便蒙卷第三終

歌采蘋兮當采蘋兮柰何采蘋兮

